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二十八　何容陳立卓人著

僖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僖公第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僖公第五卷四魯世家季友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釋文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据文公言即位疏注据文至即位○見文元年繼弒君子不言即位疏穀梁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此非子也其稱子何注僖公者閔公庶兄据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疏注僖公至庶兄○左傳正義云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按世家無此語閔公為哀姜娣子僖公為其庶兄則成風非哀姜之媵蓋亦

先哀姜而入與孟任同耆世家云季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則史公以僖公爲閔公弟未可從也○注據閔至言子○閔元年傳云繼弑君不言即位是不言子也

臣子一例也

注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昆弟不相繼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父喪服云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然則臣子一例指繼體君言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公羊謂孔子曰僖公爲閔子者以僖本閔臣而爲閔子也知臣子一例則鄭說之者皆得子之亂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兄弟爲兩世祖孫爲四世古人數一世至百世皆如是皆父子之也我識子之實而人得不目之父子乎人皆目之父子而我乃欲辭父子之名乎天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祖行父行兄弟行皆臣之猶首之未有以爲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爲怪乎故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蠹分爲人子爲人後爲二事乎○注僖公至年君○莊三十二年傳注云未踰年之君

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故閔不稱子僖公繼成君閔公死臣子同服故曰子其實諸侯以國體爲重子般雖未踰年待之已如君故亦不書卽位明其義也○注禮諸王一例○禮喪服大功章傳曰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故以僖公繼閔公不以季友也又王者不臣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何不忍以已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昆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又喪服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則至尊臣子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君疏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族安生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穆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

以後尊降廢前敝昔魯僖公上嗣魯莊以友于長幼而外之
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臣爲君服斬則君於臣雖諸父昆
弟則無服其不臣者盧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以本服服之不
絕并不降也其適與載荀顗說以爲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
所不臣者亦絕不服者非也虞喜以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
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二世不降諸父三世乃皆降之李
如圭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忠不得以世
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
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蓋臣于一例服皆
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
爲三年以爲在本國作卿大夫
也亦謂封君之孫以後者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疏杜云聶北邢地說文品部嵒多言也春秋傳曰次于嵒北讀與聶同一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紀要在縣北十里志以爲次于聶北救邢即此十行本救邢下介救邢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救邢二字不叠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各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石經左氏作曹師彼莊三十年疏莊二十三年疏引竝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至救齊○卽

下十八年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注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故錄之北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謂譏其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邢，既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却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邢人潰圍而出，始遷夷儀，此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邢，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邪。

孰亡之。蓋狄滅之。注以上有狄伐邢。疏注以上至伐邢。○卽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是也。左傳：邢人潰，出齊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是狄滅之也。

曷爲不言狄滅之。注據狄滅溫言滅。疏注據狄至言狄。○卽下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衞是也。

爲桓公諱也。疏繁露觀德云：邢衞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

曷爲爲桓公諱。注據徐人取舒，晉滅夏陽，楚滅黃，皆不諱。疏注據徐至不諱。○下三年徐人取舒，注云：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其晉滅夏陽見下二年，楚滅黃見下十二年，此二事亦不救

諱者與書徐人取舒同義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疏云今此實救故爲之諱耳

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注故以爲諱所以醕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疏注故以至責之○舊疏云以治世自任猶言以天子治世爲己任矣厚責者論語衛靈公云躬自厚皇疏引蔡謨云厚者謂厚其德也謂以厚德責齊桓也通義云緣桓公之心而爲之諱故於夏陽於溫於弦於黃皆直言滅以非其不救也於邢衛杞因其能救之於未乃追諱其不能救之於本穀梁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按春秋責備賢者於邢衛杞能救則爲之諱其未能及事之失於夏陽溫黃不能救則書滅以恥之所以厚責其不能而醕其能也潛夫論邊議云齊桓晉文宋襄衛世諸侯猶恥天下相滅而已不能救亦善善從長意也

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注據叔孫豹先言救疏注據叔至言救○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君也注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疏穀梁傳曰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

也注昔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因救不及事故不書齊侯并不得書曹伯知皆君也故左傳亦言諸侯救邢杜云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者非也通義云左傳亦曰諸侯救邢與此合劉氏權衡云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未足以窮傳也因有雍榆適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邢有一不言次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不專封之義矣春秋文睹事變豈得設文外之事而況事後之文以生巧辨者哉○注叔孫至諸侯○史記注引賈逵云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左疏云賈服取以爲說則服氏亦同皆本公羊義也

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疏〕繁露王道云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是也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彼專封爲專地之誤又云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齊桓謂此沒君文事也

曷爲不與〔注〕據狄滅之爲桓公諱實與〔注〕不書所封歸是也

〔疏〕注不書至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云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彼注云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然則彼書所封歸是不與楚專封此不書邢侯歸于邢是爲與齊專封也故曰實與也

而

文不與（疏）通義云實不與則當貶去齊人文與則當言齊侯宋公曹伯今不舉諸侯亦不貶稱人實揚文抑兩者各見春秋之快事也誅其可誅賞其可賞若天之施四時錯行若文王之治庸威並用按繁露竹林云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指則實辭則文也文長爲不與（注）據實與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注）此道大平制（疏）注此道大平制○即春秋制也聖人以大平之道治春秋所謂撥亂世反諸正也繁露王道云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又云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孟子告子下葵丘之會諸侯五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注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趙氏意以若是告天子則擅封邢衛自犯其禁故以爲不告盟主然右命所禁皆本王章所云不告自當指告天子言即此傳之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其五禁之中桓公自犯者多豈必專封飾有所諱避葵丘所命專爲尊王趙氏說非也包氏愼言云邢以自還爲文辭蔡陳之以自歸爲文奪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主書者起文

從實也〔疏〕白虎通號篇云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故詩邶風旄丘序云衛不修方伯連率之職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疏引王制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為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注起文從實也○明文雖不與從實與為主也通義云善桓公之為此者得變之正也他日其命諸侯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合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輒罪其專封者葢陳儀木非邢地楚丘緣陵亦本非衛與杞地彼皆失其故國桓公更與以閒田始建國焉非諸侯不專地之法也且雖天子有大封之禮乃命鄰國以其師城之故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傳曰古者諸侯之居偪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明非有王者之命不得專還亦不得專城是以左傳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齊語曰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

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于車三百乘甲五千綜諸傳記之文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矣經於虎牢曰鄭虎牢彭城曰宋彭城而楚丘不繫衛緣陵不繫杞又於以見非二國之故有地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爵管仲於夷儀注大下諸侯知桓公不爲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夷吾而伯功立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按爵猶美謂美管仲夷儀之功非實爵也亦非謂封管仲於夷儀也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疏左穀作夷儀杜范並云夷儀邢地元和郡縣志故邢國今邢州城西南隅小城是也夷儀故城今龍岡縣界夷儀故城是也在縣西一百四十里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邢之遷以遠狄難今其所遷仍在順德府邢臺縣境未遠于狄豈便爲安此夷儀實近齊衛之郊一統志夷儀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大事表後漢志聊城有夷儀聚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按漢志河內郡平皋縣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地在河之皋處勢卑夷故曰平皋續注曰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在此今冀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平皋是邢丘非邢國也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河南平皋縣自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是平皋之邢丘本邢國也此非齊桓所遷之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計邢國所都亦只

在柳城西北之內臣瓚謂在襄國西是也若平皐邢丘乃衞所滅復入于晉師古曰晉侯逆女于邢丘即此薛瓚駮應說甚精酈元不知春秋有兩邢國其河水注亦混兩國而統釋之其失始于應劭矣史記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與此邢無涉矣參略以左穀與公羊同

遷者何其意也注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

疏通義云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汸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狄月叛中國而請遷于夷狄則不月穀梁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注謂傳書遷皆出自遷者之願者也宋人遷宿也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衞所滅是也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疏注謂宋人遷宿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是也通義云若宋人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實齊遷邢于陳儀故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起此遷實邢畏狄自欲遷依險阻非齊強遷之也○注書者至在險○白虎通京師云王者京

師必擇士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
聞明當權衡損于善惡僕書更敬傳敬曰成王營成周都將
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畢鈞矣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
世驕奢以虐民也說苑貴德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
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左河濟
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伐之殷紂左
孟門而右大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而武王
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皆敵國
也拔左右多丘謂此所謂在德不在險也明諸侯亦宜擇其
一國之中矣貴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
將孫使達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爲
都輸將孫使還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若其繫孫者不
傷其戲故達人安所謂貢賦均也○往其後至是也○下二
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是也益邢恃險故爲衞
滅國語鄭語云鄒仲恃險亦恃險故爲鄭滅與○注遷例至
勞也○下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之屬是也○注
小國時○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注此小至國同
○邢小國書月與大國同者爲霸主率諸侯助城亦爲重須
勞
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注據首戴前目而後凡注據首戴後凡○下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下云諸侯盟于首戴是前目後凡也此若先目後凡宣諸侯城邢矣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注言諸師則嫌與首戴同嫌實師言諸侯則嫌與檉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故順上文則知桓公信留城之爲一事也疏明卽上救邢之師卽齊侯宋公等也通義云城例時此及楚丘月者重錄之起實諸侯也檉陵舉諸侯明故不復月則此宜蒙上月○注言語至實師○舊疏云首戴之會歷序齊侯宋公之屬下文總進衛侯便是實諸侯今此亦上歷序齊師之屬若下文直總言諸師則與首戴同○是實師非必齊侯宋公等是以得序之以順上文也○注言諸至人也○十行文人作人校勘記云閩監毛文同誤也鄂本元年入作人此舊疏中同當據正按故人者仍是齊宋曹也反故人言仍是救邢之三國舊疏云下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敵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時會諸侯各自還國至十四年更
來城之故此注云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還更與
諸侯來城之也杜云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
故是也反故人猶言故人反也○注故順至事也○穀梁傳
日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敗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彼以上救邢
書夾以彰情爲貶爵而稱師此復稱師美齊侯故使如敗事
也與此順上文爲一事異也舊疏云十四年穀梁傳其曰諸
侯散辭也范云非伯者所制傳又云桓傳襄矣何休曰先是
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卽散何
以美之於義穀梁爲短則何氏彼處廢穀梁不聽爲散辭而
此所引似作散辭者何意直以言諸侯見桓德衰待諸侯然
後城故嫌穀梁以爲散辭今此注正道緣陵之諸侯[illegible]會各
自歸國從來城之仍自不道十四年諸侯爲散辭矣舊疏又
云宿音須就反留音盧肖反公羊問答云問陳氏答曰宿留
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武帝紀宿留
河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其深切邪祀志東海宿
留之數日列子黃帝怪而留之殷釋文留之觀宿留而視之
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也校勘記云盧文弨曰史記索隱音
秀溜漢書郊祀志同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亦有讀本字者
通義云按漢書五行志李尋傳後漢書來歷傳及孟子章句
見行可仕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需留也易需卦鄭氏注
亦讀爲秀按孟子公孫丑云故不受也注故且宿留音義云

宿留上音秀下音霤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易需象傳鄭君注云需讀爲秀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共宿留告曉人李尋傳宿留瞽言𥧌歷傳此誠聖思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爲章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溜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通故讀爲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即六書轉注之學後風俗通過譽篇云何故宿留後漢書韋彪傳劉愷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是宿留爲漢世常語桓公自春救邢至是城而遷之宿留於邢事畢始反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疏包氏愼言云經七月有戊辰厤爲八月之二十七日石經左傳作齊人以尸歸校勘記云例後人依閔二年傳增入不足爲據

夷者何齊地也疏閔二年左傳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杜云夷魯地按彼傳明云齊人取而殺之于夷明爲齊地也

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注據從國中歸不當書邾婁人執鄫子不書以歸是也疏注據從至是也○即下十九年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是不

言以歸也通義云問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薨乃言齊人以歸案經文似若齊人以歸爲歸之齊故執以問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注】夫人所以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疏】以哀姜本孫邾婁不得至夷爲齊人取歸故得薨于夷也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注】據上說夫人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也齊人曷爲故以歸至于夷【疏】傳意以經既書薨與凡同文則曷爲爲齊所歸故難之桓公召而縊殺之【注】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疏】魯世家云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尸歸戮之魯謂爲尊戮非戮之魯地也猶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縊一本作縊○注先言至各也○穀梁傳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注參曰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

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杜云不言齊人殺諱之○注上諱至絕孫○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云不如文姜于出奔與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者是○注因見至殺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王誤正漢書考成趙皇后傳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公召而誅焉春秋與之又鄒陽傳陽言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師古曰法而不譎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或論語家說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疏注楚稱至交婚○莊二十八年書荊伐鄭此稱楚人故解之也諱與夷狄交婚者下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僖公本聘楚女爲適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適故從父母辭言致是也按宣公母頃熊其楚女與舊疏云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義或然也○注故進至中國○通義云僖公爲所閒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杜預謂荊自改號楚字也

據左傳則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荊今更號楚
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何以尚稱荊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略
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按孔以僖公爲所聞世與何異
舊疏云正以稱人爲楚進稱故也○注文明至賢者○新書
胎教雜事云爲子孫婚娶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即
慕賢者之意也解詁箋云與楚交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楚
也進楚所以辟外公也然據傳文及穀梁言之無取楚之事
則知此爲漸進文按何氏所據或公羊外傳讀書不得以傳
文不見郎牽洮穀
梁以解公羊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注〕月者危公會霸
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
也〔疏〕左穀朾作檉按穀梁莊二十七年傳注僖元年會朾當
穀梁同公羊也古丁聖聲同部得相段借杜云檉宋地
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大事表云左傳作檉今陳州府西北
有犖城即檉也水經注渠水篇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澇
城王隱曰犖北有谷水是也犖即檉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檉
杜預曰檉即犖也在陳縣西北紀要云犖城在陳州西北○
注月者至辨也○舊疏云正以非大信辭故也知與邾婁有
辨者即下文公敗邾婁師于纓是也既出尊者之側而有私

尊故危之○注不從至重也○下九年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明重喪出會有惡此有夫人喪而出會諸侯宜惡惟不如危重也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注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夫人與齊於喪事無薄故也疏左穀纓作偃纓偃一聲之轉按昭五年注据一泰伯嬰稱名疏文公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文十八年左傳疏引賈氏云穀梁傳曰秦伯偃知古偃嬰得通矣故漢書古今人表女禁大戴禮作女匽錢氏大昕史記考異謂嬰匽皆音之轉是也杜云邾地在費縣西○注有夫至故也○下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云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是背殯用兵者貶而危之此亦背殯無危辭故難之也舊疏云此經云公敗邾婁師于纓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無異者時於喪事無薄故然則公敗邾婁爲哀姜復讎也通義云有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貶見按以莊九年不與公復讎證之孔義亦通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經有壬午厤爲十一月

月之十三日十二月經有丁巳其月之十八日也丁巳日不誤則十一月不得有壬午長厤於閏二年閏六月此年又閏十一月故於經所書日皆無牴啎然當時厤雖疏不應如此之乖謬也左氏犂作鄎杜云鄎魯地穀梁傳作麗按麗即鄎之省山左金石志鄭述祖天柱山銘麗其勝游之地麗其即鄎食其也犂鄎音同叚借字闕中金石記大秦縣致流行中國碑版大秦郎犂靬說文作麗靬是也

獲莒挐（疏）釋文挐一本作茹左傳校勘記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岳本挐作挐是也按今左傳毛本監本作挐當改正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注）据獲人當坐（疏）注据獲人當坐○穀梁季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子治內難以正（注）謂拒慶父（疏）注謂拒慶父○校勘記云元本閩監本同鄂本拒作距毛本誤據

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舊有皆作洛者誤也今齊魯之間有汶無洛　使公子奚斯入請疏魯世家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左傳閔二年云共仲奔莒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注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奚斯亦見詩魯頌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文選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注引韓詩傳奚斯魯公子也如左傳文蓋名魚字奚斯與法言云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阮氏元羣經室集有以鮮魚名爲本誼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奚斯所作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庾公之斯左傳作庾公差字子魚差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鮮段借字也　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注義不可見賊而不殺疏公子亦如莊三十二年呼叔牙爲公子同益亦外之之詞按左傳史記皆言以賂求共仲於莒如此傳則非以賂求矣　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注涘水涯疏注涘水涯○詩秦風蒹葭云宛在水中涘傳涘水厓又王風葛藟在河之涘涘厓也謂汶之南涘也　北面而哭注時慶父在汶水之北疏注時慶至之北○各本在誤自依鄂本正見校勘記魯世家云哭而往左傳又云不許哭而往是也　慶父聞

之曰噫〈注〉噫發痛語首之聲〈疏〉注發痛至之聲○舊疏云謂發心自痛傷而以噫爲語之首也大戴禮少閒云公曰噫注噫歎息之聲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噫注噫悲恨之聲列子天瑞國氏曰噫注噫哀痛之聲史記魯仲連傳噫亦太甚矣索隱噫者嗟歎之歎也此云發聲較各說尤切張儀傳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有此辱乎亦同此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注〉諾已皆自畢語〈疏〉注諾已至畢語○舊疏云畢作卑字誤通義云諾應聲答奚斯知其意已閔猶言既而曰以已字屬下讀按疏又云猶似今人云休一生罷去曰自畢竟之辭故云自畢語矣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諾已謂奚斯所許已止不成故重言曰吾不得入矣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注〉輈小車轅冀州以北名之云爾〈疏〉閔二年左傳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焉世家云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通義云抗舉也軒其車使輈去地高可得經也繁露精華云是故逢丑父當死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注輈小至云爾○十行本北作此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此作北當據正漢制考同按說文車部輈轅也攷工記輈人

爲輈注輈車轅也方言九轅楚衞之間謂之輈楚詞東君駕龍輈分乘雷注輈車轅也禮既夕云薦車直東榮北輈注輈轅也輈人又云十分其輈之長注云輈當伏兔者也小爾雅廣言以輈爲輿者輈以載輿因謂輿爲輈也故也莒人

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注〉爲時魯緩追賊外購求之〈疏〉左傳亦云莒人來求賂注求還慶父之賂○注魯時至求之○閔二年左傳云以賂求共仲于莒是也通義云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但逐之而已聞其自死乃復責賂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

魯〈注〉故與季子獲之〈疏〉注故與至獲之○正以不坐季子以獲故書莒大夫大其獲也季子

待之以偏戰〈注〉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疏〉注傳云至之道○傳疏云此待之以偏戰者卽經書敗文是也敗者內戰文耳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得君子之道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通義云云爾者釋士午日也謂其結日故爲善辭也穀梁傳義異彼傳曰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注紿欺紿也又曰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

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是以書獲爲譏文彼注引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愼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鬭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是穀梁先師亦不以彼傳爲然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疏〕閔二年左傳云僖公請而葬之世家云魯釐公請而葬之是也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據薨于夷稱姜氏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并言氏者嫌據夫人婦姜欲使去氏〔疏〕注據薨至姜氏○見上○注經有至去氏○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是經有去氏見貶例故削之也明據上薨稱姜氏以難也貶曷爲貶〔注〕據薨于夷不貶〔疏〕注據薨至不貶○爲其稱姜氏無貶文也與弒公也〔注〕與慶父共弒閔公〔疏〕與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弒申志反○注與慶至閔公○閔二年左傳云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公子貶之也按慶父弒二君止稱閔公者科舉其

一又以順傳弑公文爲子般何未稱公故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注据弑牙於卒時貶疏毛本於誤與通義云難孫于邾婁稱姜氏意○注据弑至時貶○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是卽於其殺時絕去弟見貶矣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言自齊者順上以歸文疏十行本脫其字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下有其字此脫按閔二年疏引此傳云貶必於其重者亦有其字春秋正辭云若仲遂卒于垂卒而削公子叔孫得臣卒卒而去其日皆終事也無駭終其身不氏翬終隱之篇不稱公子以其見於經罕矣意如執而致致而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絕則因事以見之○注刑人至棄之○禮記王制文○注故必至貶之○莊二十四年注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此夫人喪至亦宜然何氏以理決之也○注所以至喪也○經顧棟集云春秋之母弑者有二曰宋王姬曰魯哀姜王姬者生弑者也

故直書其罪哀姜者與於弒者也內大惡諱故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其姜凡爲母后者可以鑒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包氏愼言云哀姜爲齊桓所殺齊不以爲女也故不稱姜不以夫人禮治其喪王法所誅臣子不得向私恩也按夫人者弒二君宜從誅絕科得罪宗社王法所正故臣子當以天子之法治之也傳疏云季子之逆慶父齊桓之討哀姜二義相違而皆善之者誅不避親王者之道親親相隱古今通式然則齊桓之討哀姜得伯者之義季子之縱慶父因獄有所歸送中親親之恩義各有途不可爲難矣○注貶貶至順也○謂去姜留氏也左疏引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其姜氏絕去彼文姜殺夫親殺于罪尤重也舊疏云言別逆順者言殺夫之逆甚於殺子二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子爲順也是以晉侯宋公殺世子皆直稱君而甚之也通義云貶去姓者使絕婦于齊明桓公之誅不爲滅親與穀梁爲齊桓諱殺同姓義近○注譏者至錄之○上文書喪不書殺爲常文故此書至自齊爲順上常文書致與定元年書公之喪至自乾侯之文同也○注言自至歸文○上書齊人以歸故此順而書至自齊不言至自夷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十六終

丹徒陳慶年參校

子汝茶校字

公羊義疏二十九　何容陳立卓人著

僖二年

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疏杜云楚丘衞地邑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下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衞文公於此毛詩鄘風序云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也衞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引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正義引杜預云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大事表云今為河南衞輝府之滑縣胡氏渭禹貢錐指亦以為在滑縣東北又云衞地為丘頗多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曰帝丘曰旄丘曰鐵丘曰瑕丘曰清丘曰廩丘曰敦丘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田既蠶之下說文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兗地最卑丘非山者當氾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大事表又云春秋有兩楚丘隱七年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地凡伯過其地因劫略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西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丘即此其一爲僖四年衞遷

于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於漢為白馬縣杜注春秋無明文
而毛詩傳箋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
虛也楚丘有堂邑鄭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登漕之虛
以望楚丘孔疏則云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水經注白馬濟有
白馬城衞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於成武彰彰矣隋
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一則漢已氏縣以戎伐凡伯之
楚丘而名為南楚丘一在漢白馬縣即桓公封衞者為北楚
丘後以曹縣有楚丘因改名衞南縣通典白馬春秋衞國漕
邑衞南衞國楚丘也元和郡縣志舊唐書所載並同朱子詩
集傳亦云漕楚丘皆在滑州乃班固地理志於成武下則云
齊桓公所城遷衞文公於此既混滑縣之楚丘於成武而文
定說春秋于凡伯傳又云罪衞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
楚丘於滑縣誤兩失之至熊過謂楚丘為魯地言城楚丘猶
夫城向城滑城郎因力辨桓公無封衞之事引僞子貢詩傳謂楚
丘為魯風不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
一檢抹殺之豈非荒經蔑古之甚乎高江村辨楚丘甚明衞
以宋卒晉侯于楚丘謂即衞地則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
與滑縣之楚丘中間尚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
邊不宜至是又云衞北遷帝丘隔遠南鄙由是地繼于宋亦
無明文不如景范所說戎州已氏地界曹宋間宋之楚丘與
戎伐凡伯之楚丘為一差為近是也按閔二年衞為狄所滅
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至僖二年齊桓公封衞于楚丘

爲北楚丘顧氏分別甚詳而水經注濟水篇又云荷水分濟於定陶東北逕己氏縣又北逕景山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衞懿公爲狄所滅衞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衞國忘亡卽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元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似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當之矣

孰城〈注〉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疏〉下十四年傳孰城之疏引此傳有之字宜據補校勘記云唐石經以下本皆脫〇注據內至問之〇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郛是皆內城不月也舊疏云其內城有在日月下者皆不蒙日月

城衞也曷爲不言城衞〈注〉據無遷文以言城固當言城衞〈疏〉校勘記云解云舊本曷爲之下有不言二字今無者脫也按唐石經曷爲下原刻作城後磨改爲不則一本作曷爲城衞不言二字係磨改補入故此行及次行皆十一字其蹟可發也疏本亦無不言二字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亦無不言拔以傳文考之亦當無不言二字傳云滅也正答所以城衞之故〇注據無至城衞〇舊疏云言以前之經未有遷衞于楚丘之文今此城之固當言城衞不應言城楚丘故難之固字亦有作故字者言由是之故當言城

衞校勘記云疏本故作固解云固難之固亦有作故字者諸本作故難之固誤也按何氏當本用固字七年注云固因其得禮者其能以衞通此注今本作故非按各本皆誤作故　又加注文似有不言二字意謂無遷文言城因宜言城衞也

滅也【疏】通義云故不言城衞起非故衞新衞又未遷也陳儀遷而後城楚丘城而後遷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然按注意不言城衞因衞已滅也

孰滅之蓋狄滅之【注】以上有狄人衞【疏】注以上至入衞○即閔二年冬狄入衞是也因經比書狄伐邢狄入衞故此及上元年傳皆言蓋

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諸疏引樂稽耀嘉云狄人與衞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蓋當時狄勢正盛桓公力未能敵故遷之楚丘明畏避狄也是桓公不能救事也

然則孰城之【注】據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

不侍之又不獨書齊宜諸侯也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疏】穀梁傳曰則其不言城衞何也衞未遷也其不言衞之遷焉何也不與齊

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按彼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誤衍唐石經已然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衛者明去衛而國楚丘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狄者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尙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疏〕注復發至善也○注以上元年救邢下已發傳此又發傳故解之也皆樂道人善之義與莊十二年復發及者何累也傳義同通義云三城各異書者城邢承上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鹹諸侯此文無所承方辟專封故不目言其人矣蕭楚曰齊桓存三亡國封衛之功尤爲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於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衛衆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觀木瓜之什列于國風則是

聖人亦以爲善矣於春秋獨發其事以實何也夫存亡繼絕建邦開國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而承天命不可失者也君子不天於經俾讀春秋者加無其事爲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丘則爲無王矣夫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伯大則以王然成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福者債微以爲用以晦而彰以柔而強及其守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懲是也何謂威刑與是也先王繹世有賜諸侯已矣得專正伐之威未當與居下得私思惡之福故禮家勉不及閔者不與大夫得作福於國也詩成諸侯專封者不與有國者得作福於天下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閔已而復之者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閔賊亦大矣擇而不殺若復昇其人民社稷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惡可懷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大殺州乘之必在存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春秋書執人之君誠人之國者者其無王罪之也至忽患之事諸侯擅之進末足以領周皆制而不書冀後之若于觀其所書而知天下所以亂宗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釋中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此之謂也拔孔氏此論正得春秋文不與之義○注不弊至遷也○決襄十年冬戍鄭虎牢繫鄭也衛之始封在沫殷之故都也史記注引宋忠云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卽殷墟

定邑之地時由彼遷楚丘故書楚丘以起其遷也新序義勇篇云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予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刳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是其事也○注不書至責之○決上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下云邢遷于陳儀也○注主書至責也○與上救邢稱師不稱君同繁露滅國下云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伯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是亦文從實之義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辛巳月之十四日按厤宜置閏辛巳為閏四月之十四日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注誅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僖齊疏注誅當至僖齊○上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書姜是誅文也則此不合書葬見絕今此書葬所以辟責內僖齊也隱十一年傳君弒不討不書葬以責臣子夫人理亦宜

然今若不書葬嫌爲責魯臣子不討賊矣所以不責魯臣子者爲齊桓爲魯討賊得其正故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疏

左氏夏陽作下陽服本作夏陽古夏下同部段借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假印綬守廣平夏曲陽令斥彰長洪云鉅鹿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下曲陽曰斥章碑以下爲夏以章爲彰是也水經河水注谿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南元和郡縣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解州杜云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本之服說水經河水注又云竹書紀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北虢也坂北虢卽西虢也東虢滅于鄭在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閔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聯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于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大事表云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城在大河之北今大陽廢縣在解州平陸縣東五十里又東北三十里爲故下陽城則下陽爲虢河北地虢界跨有河南北也

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注〕据稱師有加文知不主會
〔疏〕下五年注虞稱公者尊正爵則公非本爵圻內國稱子故
知虞微國也○注据稱至主會○隱五年傳將卑師衆稱
師爲大國例今虞微國稱師故爲加文也又隱五年邾婁人
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此既稱師知與彼殊
不主會矣既不主會而
在大國之上故据以難 使虞首惡也〔疏〕後漢書梁商傳春秋
之義功在元帥罪止
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穀
梁傳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
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左傳曰先書虞賄故
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 曷爲使虞首惡
〔注〕据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疏〕注据楚至首惡○文十
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
庸是也彼經有秦人此不言之者秦
楚等巴爲小國故北舉巴爲難也 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
取亡焉〔疏〕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
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
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
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
也 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

寐〔疏〕說文宀部寐臥也寱傳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詩小雅小宛云明發不寐又云夙興夜寐是也繁露服制象云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僕書辛慶忌傳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 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疏〕通義云此與晉語郤叔虎對翟相之氣蓋一事而傳者異耳 荀息進曰虞郭見與〔注〕僭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疏〕釋文郭音虢又如字左氏孟子作虢通繁露滅國上云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新序九云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阨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是晉獻久有滅二國意荀息探之故曰虞虢見於君之心也 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疏〕注以手至曰揖○禮鄉飲酒禮賓揖介注推手曰揖楚辭大招隱揖辭讓注上手爲揖淮南道應訓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注揖舉手也廣雅釋詁揖進也即以手通指之義說文手部揖攘也即周禮大祝疏所謂推手曰揖也說文又曰一曰手著胸曰揖即司農注所謂今時揖是也通義云揖之延之進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曰撎 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

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疏經傳釋詞云爾猶矣也詩噫嘻既昭假爾箋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是也與爾同義又宣十五年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爾亦矣義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注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驪也疏注屈產至之地○舊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按孟子萬章上與屈產之乘趙注屈產地名馬所生與何氏同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今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上郡縣非北屈縣大事表云今爲山西吉州州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爲晉北屈邑即夷吾所居之屈也按傳二五言於公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則知蒲屈向皆狄地也按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注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此服氏所本然屈產曲棘並稱似屈產爲地名爲得其實○注乘備驪也○孟子注又云乘四馬也與垂棘之白璧注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白爲美疏注垂棘至之地○釋

文輮一本作蘨孟子又云晉人以垂棘之璧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按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云晉地○注玉以至爲美○原文闕

往必可得也

疏武氏億經讀考異云舊讀從璧字絕句考此當以往字屬上爲句必可得也又句爲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知此亦當依往字讀爲正新序善謀云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韓非子言過云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淩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是皆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范甯杜預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

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

注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

疏注如虞至藏也○舊疏云本藏下有之字左傳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

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

疏喪猶失也猶言何所失也韓非子云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穀梁傳晉獻公欲伐

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於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繫之外廄也新序又云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廄置之外廄較此傳爲詳

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

〔疏〕孟子又云宮之奇諫注宮之奇虞之賢臣左傳又曰公曰宮之奇存焉繁露滅國上云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是也說苑尊賢云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新序又云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穀梁傳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

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

〔注〕君欲言其知實知也

〔疏〕新序又云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穀梁傳曰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輕之雖諫將不聽○注君欲至知也○何意以上知就爲獻公諸目之也言君謂其知誠知也若曰雖知亦徒知爾

雖然

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疏】新序又云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穀梁傳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疏】下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終猶已也古以已通終以往即已以往也虞公見寶許諾【疏】韓非子又云虞公貪利其嬖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注】記史記也【疏】下五年左傳云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新序又云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戰國策趙策曰脣揭而齒寒高注揭猶反也呂覽權勳篇惟南說林訓皆作脣竭而齒寒高注竭亡也按國策之揭即竭之假借也穀梁傳宮之奇諫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注記史記也○吳文闕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注】賜猶惠也【疏】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下五年穀梁傳云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注賜猶惠也○說文貝部賜予也玉篇賜施也施予皆有惠義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矣君請勿許也【疏】下五年左傳云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又云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又穀梁傳云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新序同韓非子云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若是矣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

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注〕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

〔疏〕繁露王道云晉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弗聽後虞果亡故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左傳云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注北出虞山東南逕傳巖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阪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巔軨者也東有虞城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為虞公原地記所謂北虞也一統志虞山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即此路○注明郭至滅人○舊疏云欲道序虞于晉上令其首惡之義也按上傳云使虞首惡也故使虞坐滅人

還四年反取虞〔注〕還復往故言反

〔疏〕新序云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穀梁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並與此同左傳以滅虢在僖五年彼下傳云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又云冬十二月丙子

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是彼以虞虢同時滅也史記注引賈逵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故反取虞也○注還復至言反○舊疏云言晉人滅郭還歸其四年反往滅虞也虞公抱寶牽馬而至〔疏〕釋文云牽本又作擎荀息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疏〕新序云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韓非子云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史記晉世家荀息牽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穀梁傳乃牽馬操璧曰璧則猶是馬齒長矣按禮記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蔡齒者年數也周禮校人先鄭注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駣說文齒部𪗉馬八歲也是馬有年齒之計故云馬齒長也蓋戲之也〔注〕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傳極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爲戒又惡獻公不仁以滅人爲戲謔也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疏之別〔疏〕注傳極至

爲戒○新序云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
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
可謂忠臣之謀也後漢書曹節傳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
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注又惡至諱也○
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
聘中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謂惡荀息之詐謀宜就禽
也○注晉至姓也○舊疏云郎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
蔡侯獻舞歸至是先書楚小惡而治之也以前不見晉小惡者
後治同姓故也通義云晉亦同姓大國獨以後見者曲扶武公
弒翼君而盜晉國王法所誅絕春秋書之不正則傳教正之公
則屬大惡嫌文公無君晉國道一方將撥亂序績子文公爲霸
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切不書自所聞之世始
錄晉也義或然也○注以滅至之別○舊疏云以前楚滅穀
鄧不書而先書此晉滅夏陽者先治同姓之大惡欲見骨肉
之親大則誅小則隱故言親疏之別耳春秋
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滅人大惡故不諱也　夏陽者何郭之
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疏　通義云竹書紀
年曰獻公會虞師伐郭滅夏陽郭公醜奔衛是郭君在夏陽
之徵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穀梁傳曰夏
陽者何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惠氏士奇春秋
說云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直書滅者國之

也曷爲國之虢公在焉此公羊之說趙匡駁之曰君在外邑聞兵至而歸之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夏陽虢公醜奔衞則公羊之說信矣且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也按公羊以是年滅夏陽卽虢已滅與左傳以滅虢在後四年者異趙匡不知經師家法据左氏說公羊故妄駁耳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疏釋文貫澤古亂反二傳無澤字趙氏坦異文箋云按公羊經本無澤字故公羊疏於僖九年傳貫澤之會下解云卽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疏說如此陸德明所据本有澤字故云二傳無澤字然則在唐時公羊已有二本不同有澤者或衍文杜云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釋例引或曰齊有貫澤公羊曰貫澤之會水經汳水篇汳水又東經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貫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杜預以爲貫也貫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大事表云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西南十里一統志蒙澤故城在曹州府曹縣南十里卽古貫地括地志貫城今名蒙澤縣城與今歸德商丘縣接界杜又云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又桓八年

杜注云黃國今弋陽縣大事表云江在今河南汝甯府眞陽縣東黃在今河南汝甯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爲黃國地水經淮水篇淮水又徑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又云柴水又東經黃城西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下云侯國應劭曰故江國今江亭是又弋陽下云侯國應劭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注】桓公德盛不嫌使微者知以遠國辭稱人【疏】穀梁傳亦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也○注桓公至稱人○桓公德盛謂上封邢衞存魯諸務也江黃小國知宜是君不嫌使微者也左傳疏引賈云江人黃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爲國君親至

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注】晉大于宋不序晉而序宋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偏至之辭所以奬夫霸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霸者當進不進者方爲偏至之辭【疏】穀梁傳亦曰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

也繁露精華云其後二十年閒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新序四云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請此○注晉大至德也○校勘記引孫志祖云穀梁疏引二晉字下皆有楚字乃與下文合各本脫也又云所以獎夫伯功鄭本夫作大穀梁疏正作大按各本皆誤夫宜據正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顏淵篇又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說苑君道篇善乎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焉得聞哉按論語之君子孔子自謂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是也下九年左傳云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矣是英上之前晉皆不與會楚自熊通僭王後不服王化故下四年伐楚明不與齊桓會矣春秋成人之美晉楚雜不示亦作偏至之辭也○注江黃至之辭○將疏云怪其不稱爵言方爲偏至之辭者故直以遠閔辭稱人若進而稱爵無以見偏至之義通義云此盟會之詭例也貫澤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最盛欲偏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直舉江黃極遠者包之而已其中國常會之君亦不書者列言某侯而綴江黃于末則嫌中國之外僅有江黃無以見偏至之賓故亦舉齊宋以包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得以相起也以左氏致之惡曹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厥貉之次經唯楚蔡而

傳有宋公陳侯鄭伯麋子黃池之會經唯晉吳而傳有單平公則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得敘者皆有特義非獨此矣且左傳曰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而弦道柏事齊無文豈非以微國故不得盡錄與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說與前同（疏）通義云月者時獨十月獨月不雨爲異十一月十二月仍有小雨雪耳杜預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非也莊公之篇同有一時不雨者彼則直云冬不雨矣未嘗書首月也○注說與前同○謂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也彼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注云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父專政之應此不言所應者疏云今此亦是僖公喜於得立委任陪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耳故云說與前同按漢書五行志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國人攻之夫人孫于邾慶父奔莒釐公即位南敗邾東敗莒獲其大夫有炕陽之應與按何義旱久不害物同前耳所應不必與前同詳下三年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旱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改政旱不從上發傳者若人事之備積於是疏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國不雨近常陰之罰臣弱也正莊三十一年注稱去公室福由下作之義注亦宜云說與前同從不言可知例也○注太平至即書○舊疏云太平之時陰陽和調若一月不雨足以爲異正以僖公能善變改正故從太平例一月不雨即書也○注春秋至乃書○莊三十一年冬不雨是也○注一月至三旱○即上二年冬十月不雨本年春王正月不雨此夏四月不雨

是也類聚引考異郵云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晉書袁甫傳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說故致旱○注郎能至樹雨○舊疏云皆感精符文後漢書注引考異郵云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釋箠罷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責綏女謁放下讒佞郭都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史受貨賂趙祝等九人辭吏繇之遣能里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較感精符文爲詳後漢書黃瓊傳云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避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賂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又郎顗傳引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見故魯僖遭旱修政自門節下鍾鼓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當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于景響又周舉傳云魯僖遭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皆本公羊爲說也○注故一至收政○舊疏云郎去年十月不雨今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是也皆一月不雨書也穀梁傳一時不言雨者閔雨也閔不雨者有志於民者也與此異○注旱不至於是○舊疏云郎上二年十月不雨之下已發云何以書記異也今不從其例而又發之者欲著人事之備積於是故也

徐人取舒（疏）杜云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說文邑部郲邾下邑地魯東有郲城段注郲當作戎

𨙸戎卽周禮注所云伯禽以王師征𨙸戎今尚書作徐夷徐戎許所據作𨙸𨙸在魯東則𨙸在魯東矣書序徐夷並興東郊不關昭元年周有徐奄徐蓋徐戎也𨙸君於夷故左傳曰舒𨙸又夷也說文又云𨙸地名玉篇引春秋徐人取𨙸紀要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按杜謂在下邳者近魯東與徐戎自別爲一然去舒俱遠且楚人敗徐于婁林似亦不得到此也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奔楚似爲近之

其言取之何〔注〕據國言滅〔疏〕注據國言滅○卽莊十年十三年滅譚滅遂之屬是也易

也〔注〕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疏〕注易者至之備○鹽鐵論險固云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取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又云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斂阻此其所以見惡也按古險與易名對舉故禮記儒行云道途不爭險易之利詩周頌天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是也○注不爲至救也○舊疏云決上元年二年狄滅邢衛皆爲桓公諱不書其滅也劉氏逵蘇解詁箋云此外狄滅衛諱滅言入正爲桓公諱傳順經諱文解詁失之按人者得而不居之謂故爲滅諱辭此明書取不得仍爲

譔文傳言易貴紓之無守備也桓寬論之得矣通義云鄧頑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荊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爲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徐卽費誓所云徐戎者於春秋例稱國此獨稱人明爲其附從霸者進之按孔說未然詩辭多溢美不必强合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注）據上得雨不書（疏）注據上至不書○舊疏云卽上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三年二月三月五月之屬皆不書不雨是其得雨故也

上雨而不甚也（注）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飾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疏）注所以至應也○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注宣公至大豐○舊疏云謂宣十五年初稅畝其冬蝝生宣公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十六年冬大有年是也○注明天至其意○繁露必仁且知云謹案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

惡也以爲天欲振書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無過極無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疏云謂人行德天報之福人行惡天報之禍兩令相及故言之際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疏杜云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大事表云今兖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陽穀故城是也縣治南有會盟臺郎齊桓公會江黃處水經注濟水篇又北過穀城縣西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兖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注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據貫澤言盟疏大戴保傅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廟釋兩爲義王云陽穀與召陵也蓋亦取此爲義齊疏云上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傳曰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經亦書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故弟子言此大會也以難之○注末者淺耳○原文闕○注但言至言盟○上貫澤亦大會言盟此

不言盟但言會故爲末言之也

桓公曰無障谷【注】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疏】注無障至利也○孟子告子下無曲防趙注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管子大匡篇霸形篇並言無曲隄謂曲設隄防以障遏水泉使鄰國受水旱之害則彼之曲防曲隄即此之障谷下九年穀梁傳曰毋壅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是以此傳之障谷解壅泉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迄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迄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类上既會中則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繫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云管子霸形篇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兩水深滅境尹知章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壅塞之又云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遏上曰無貯粟無曲隄又云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按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穡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左傳國語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以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僖三年曰無障谷穀梁僖九年曰無雍泉蓋塞水不東害同遏糴曰障曰雍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用隄防則

桓公即壑過入流者何善爲他人計而不善自爲計若此也

按宋氏此說於何氏專水利之義尤爲明顯○注水注至曰

谷○爾雅釋水文舊疏引李巡注云水出於山入於川爲谿

也又釋山云山續無所通谿彼謂不通之谿此則通水之谿

也說文泉出通川爲谷舊疏引李巡又云水相屬爲谷雅疏

引李又云谷者屬也水流相屬灌注也郭注云此皆道水轉

相灌注所入之處名道德經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

其善下也谷爲衆谿所注名江海集百川故爲百谷王也

無貯粟〔注〕有無當相通〔疏〕孟子又云無遏糴即此之無貯粟也趙注云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

也下九年穀梁傳作毋訖糴注訖止也謂貯粟亦以此傳釋

彼傳也漢書食貨志云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史記貨殖

傳積著之理亦或作蓄地官廛人注謂貨物

滯藏于市中○注有無當相通○原文闕

無易樹子〔注〕樹

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疏〕注樹立至之子○孟子又云無易樹子注樹立也已

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下九年穀梁傳毋易樹子注樹子嫡子

樹即說文之侸人部侸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莊子逍遙遊

篇猶未有樹也荀子議兵篇圍[illegible]不樹皆立義方言云樹植

立也燕之外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本正當

立之子即隱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者也閔二年左傳曰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也

無以妾為妻〔注〕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為用盟哉故告誓而已〔疏〕孟子亦行此文注不得立愛妾為嫡也○注此四者所患○繁露王道云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衰周文獘時人尊文厭質故春秋備紀桓公大會所以救時弊也○往時盛至而已○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論平桓公之志語與此義同唯孟子据葵丘之會為異耳翟氏灝四書攷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賞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乞妾以為妻毋專殺大夫毋圖勞毋專予祿士庶人無專

棄妻毋曲防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三年嫡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亯國四十有二年文霸形篇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爲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篇雖其文參錯而事語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卽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書者以罪問之卽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不愛其弟敬老國良者誅卽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卽無忘賓旅也云爲賦祿之制卽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卽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無專予祿卽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載然矣按此云會正與孟子所謂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合下九年癸丘有盟則桓公誓諸侯事當在陽穀之會也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疏穀梁作公子季友左傳莅作涖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注猶曰往盟於齊莅臨也時因齊都

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
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疏）○注猶曰至於齊○毛本於誤于○注莅臨也○玉篇艸部莅臨
也與莅同說文有竦無莅莅鄭注儀禮讀位為莅蒞竦之隸
變也穀梁傳莅位也又昭七年傳莅位也周禮肆師注故
書位為莅杜子春云莅當為位書亦或為位又通作立鄉師
司市大宗伯注並云故書莅作立鄭司農讀立俱為莅訓為
臨視也與衛雅釋詁莅視也亦合說文訓竦為臨與此通禮
士冠禮及禮記文王世子莅皆作莅莅莅皆郎隸字大宗伯
注古者立位同字則又隸之段借也○注時因至法度○校
勘記出時因齊都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作因當據
正通義云謹案注盟曰臨尊內辭也莅盟例時為內明義當以至信先天下
其言來盟者何來盟
于我也（注）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
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疏）舊疏云郎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
使孫良夫來盟之屬是也按此皆來盟之見經者此用莅盟
而言及之耳○注此亦至于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注莅盟來盟例皆時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
天下按下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傳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

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為天下霸主是亦尊桓故抑楚言來也就師盟蓋亦若白事於桓然○注不加至尊矣○舊疏云正以上經言涖者見尊魯為王之義今此來盟者已是就魯之文足見尊魯矣何勞言涖以見之乎若其加涖宜直云涖孫良夫盟也

楚人伐鄭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七終

丹徒陳慶年參校
于汝蓀校字

公羊義疏三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四年盡八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注不與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潰例月叛例時疏文三年左傳凡民逃其上曰潰與此下叛上義合史記注引服虔此注亦云民逃其上曰潰也荀子彊國云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注凡民逃其上曰潰漢書食貨志云下逃其上曰潰杜云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漢書注引賈逵云衆國曰潰一邑曰叛正用公羊義國曰潰者文三年沈潰成九年莒潰之屬是也邑曰叛者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

歌以叛之辭是也○注不與至異也○孔本與作以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侵蔡淺事也然則侵蔡而蔡即潰其君民不得可知故書以惡之也○注月者善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穀梁尊表蔡而蔡賢人[illegible]矣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故爲義兵其進義云潰例罪潰者月罪潰之者日○注潰例月○此經書正月文三年沈潰書正月是也成九年書庚申莒潰注云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是也○注叛例時○即晉遲執書秋荀負書冬是也

遂伐楚次于陘〔疏〕杜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大事表云陘山在今河南許州府郾城縣南又新鄭亦有陘山在縣南三十里蓋陘塞綿亘甚遠蘇秦說楚曰北有汾陘說韓曰南有陘山蓋二國皆恃此爲險在楚爲北塞在韓爲南塞也楚世家作陘山括地志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方輿紀要陘山在開封府新鄭縣南二十里史記魏襄王十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又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徐廣曰陘山絕之名今自陘山而西南逵於冀鄭皆羣山綿亘故昔以陘山爲南北之險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陘山延袤甚廣注家注陘者不一徐廣曰密縣有陘山杜謂召陵之陘亭或謂在許州郾城南皆與傳文進次于陘不合韓策秦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是陘地已近南陽當在今汝州南

其言次于陘何（注）據召陵侵楚不言次來盟不言陘（疏）注據召至言次○即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已下于召陵侵楚是其事也○注來盟不言陘○下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是也

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注）時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眾桓公先犯其與國屬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注時楚至待之○杜云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注善其至有功○舊疏云言生事有漸者即先犯于蔡乃遂伐楚是也言敏則有功者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也敏則有功見論語陽貨篇曰篇皇疏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于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為下盟去月方見大信（疏）孝經鄭略云新公羊作辛新辛音義通按今注疏各本及石經並作新○注不言至無

危○左傳云許穆公卒于師是卒于師也成十三年書曹伯廬卒于師此不書故決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言于師善會主加禮若卒於國非公羊義何氏謂師無危蓋亦若卒於國注也上文於當作于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注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是也○注不月至大信○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然則許與曹等而不月者會盟之例大信者時若不去月恐其盟不爲大信故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疏杜云召陵潁川縣地一統志召陵故城在許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大事表云今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故城水經注潁水篇東南逕召陵縣故城春秋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淸深闞駰曰召者高也其地巳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召陵師古曰即齊桓公伐楚次于召陵是也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疏杜云屈完楚大夫也白虎通姓名篇楚有屈昭景何以不稱使注据陳侯使袁僑如會疏注据陳至如會○即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已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傳文僑本作驕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注据陳侯使

袁僑如會不尊之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霸

德成王事也疏注增倍至其君○舊疏云倍讀如陪從之陪矣蕭以屈完楚之尊者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必為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注尊齊桓不欲令與卑者盟亦增倍之義也通義云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醇同中國言使卽當如宜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嫌以微者敵桓公故氏屈完以成之為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且公羊本無尊君抑臣之意何氏明云尊倍使若得其君意謂尊屈完若得楚子親來以醋桓公之盛也若如杜義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則誠如孔疏所云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矣○注以醋至事也○傳疏云卽下傳云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左疏引此傳說云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為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為說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令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為君使輕人之主以為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以覬覦致強臣以專恣約之以禮豈當然乎按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楚尤抑之甚齊桓伯業以服楚為盛故尊屈完為貴大夫所以尊桓也

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注

据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疏）注据戊至與地○見襄三年舊疏云彼不言陳袁僑來盟于會盟于雞澤與此異故難之　師在召陵也（注）時齊得屈完來服于陘郎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疏）注時喜至召陵○穀梁注云屈完來如陘師盟齊此同然召陵去陘恐不止一舍次于召陵而與之盟義與舍也各本于作於非依毛本　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注）据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疏）注据齊至言盟○見成二年舊疏云言俱從地者謂國佐從晉于袁婁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注据袁婁甚精召陵之役齊兵未深入而楚人已服故書來盟袁婁之役晉兵大勝齊人畏而賂之晉受賂而利于盟故書及國佐春秋之謹嚴如此但傳言師在召陵非也上文書伐楚次于陘則師在陘也屈完來盟于師來就陘也盟于召陵齊桓待楚以禮退至召陵與屈完盟也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又曰師退次于召陵祇進退二字齊桓行兵服楚次第俱明何氏用左傳以解師在召陵是也按君行師從齊桓退召陵故師在召陵屈完如師如陘之師也盟于師則召陵之師也若陘已盟矣何

召陵又盟乎故經云盟于師傳云師在召陵本一事兩書爲服楚喜故書重辭復衛齊氏駁傳非喜服楚也〔注〕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疏〕注孔子至者焉○舊疏云春秋說文鄂本復作複釋文作復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尙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通義云莊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彼詳錄致與會亦書重辭複意也何言乎喜服楚〔注〕據服蔡無喜文〔疏〕校勘記唐石經何言乎喜四字磨改多增二字○注據服至喜文○卽上侵蔡蔡潰是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注〕桓公行霸至是乃服楚〔疏〕注桓公至服楚○校勘記云鄂本乃服楚三字誤作傳文閩監毛本楚字猶誤作傳文屬下惟此本與唐石經合上三年陽穀之會二年貫澤之會大國遠國無不至楚尙未服也無王者則先叛〔注〕桓公不修其師先叛盟是也〔疏〕注桓公至是也○卽下經云公至自伐楚傳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彼注云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是也書禹貢云江漢朝宗于海彼疏引鄭注云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

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楊雄荊州牧
箴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慓以悍氣銳
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爾雅釋地云漢南曰荊州公羊疏
引李巡注云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州強也漢書
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
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穀粱莊十年傳何
為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
故曰荊之狄也按呂氏春秋召類云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
南蠻淮南兵略訓舜伐有苗修務訓云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
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
禹請伐之是其地皆歷代叛服無常不獨楚然也夷狄也而
亟病中國〔注〕數侵滅中國〔疏〕注數侵滅中國○舊疏云即莊二十八年秋荊伐鄭者是其數
侵中國之文其數滅中國者即滅鄧穀之屬是也而經不書
者後治夷狄故也釋名釋州國云荊州者荊警也南蠻數為
寇逆嘗警備故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
戰爭相爭相害辛楚之禍也亟數也故傳云亟注云數南
夷與北狄交〔注〕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狄謂狄滅邢衛
至于溫交亂中國〔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北夷當據正注同此本疏標起訖

云注北夷至中國闕監毛本亦改作北狄矣○注南夷至終鄭○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二國皆近楚故知楚滅之左傳載滅鄧事在莊二十二年於桓時尚未失地公羊當別有所据伐蔡鄭者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十四年荆入蔡十六年荆人鄭二十八年荆伐鄭上元年三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是也上云侵蔡蔡潰遂伐楚則蔡已爲楚屬矣○注北狄至中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二年狄入衛十年狄滅温是也舊疏云温言至于者以其在後故言至于僖十年文滅温也或者温是圻內之國去京師近故言至于矣

中國不絕若綫（注）綫縫帛縷以喻微也（疏）注綫縫至微也○說文系部綫縷也線古文綫也淮南要略云中國之不絕如綫注綫曰縷也周禮縫人職掌王宮之縫線之事鄭司農注線縷也考工記鮑人職察其線注故書之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系旁泉讀爲絤謂縫革之縷凡可以縫者皆謂之線也不絕若綫綫極細物故言喻微也

桓公救中國（注）存邢衛是也（疏）注存邢衛是也○見上元年二年傳

而攘夷狄（注）攘却也北伐山戎是也（疏）注攘却也○淮南詮言訓信己之不攘也注攘卻也國語魯語云而大攘諸夏注攘卻也周禮禁殺戮職攘獄者注攘猶卻也○注北伐山戎是也○見莊三十年

卒怗荆（注）卒盡

也怗服也荊楚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怗誤帖釋文怗他協反一本作貼服也劉兆同一本作拈或音章厭反石經考文提要云唐元度九經字樣宋景德本郭洋官書本皆作怗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貼即卒怗荊之怗○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又釋言卒已也詩衛風谷風云畜我不卒○注怗服也○廣雅釋詁云怗靜也玉篇怗服也靜也又丁簟反靜與服義近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怗今作惵同他頰反以此爲王者之事也〔注〕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爲之故云爾〔疏〕注言桓至云爾○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孟子滕文公篇春秋天子之事也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合乎春秋故以爲王者之事也繁露王道云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是也說苑尊賢云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强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以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國語齊語云管仲既任政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强兵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

慎用其六柄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曰修舊法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又曰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鄰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又云即位數年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縣車束馬踰大行西服流沙南城於周反胙于絳此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事也

其言來何注据陳袁僑如會不言來疏注据陳至言來○襄三年書陳侯使袁僑如會不言來也

與桓爲主也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疏繁露精華云諸侯會同賢爲主賢之也又王道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怗荆服楚予之爲王者事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又觀德云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是也○注以從至霸主○上三年傳云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是此書來爲從內辭也穀梁傳來者何內桓師也內桓師即從內義也左疏引服云言來者外楚也嫌楚無罪言來以外之亦尊桓抑楚之義

前此者有事矣注謂城邢衛是也疏○注謂城邢衛即上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陳儀二年城楚丘是也後此者有事矣注謂城緣陵是也疏注謂城緣陵是也○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之城杞也是也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注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彊夷最為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序次也績功也按鹽鐵論執務篇引傳曰予積也下云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與何本異蓋是嚴顏之別經義進問云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著於天下召陵之會予之為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績作予積字不同而說亦興蓋本於嚴氏春秋也予積謂予桓公之積善附承上予桓公為主為言義得兩通按序从予聲序予互通詩大雅桑柔篇誨爾序爵墨子尚賢誨爾予爵是也積緝亦式通漢書外戚傳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績字或作積是也今依禮禮記皆作素積經師門授不同傳者說遂異焉○注序次也○易繫辭傳易之序也釋文引京注序次也禮鄉飲酒禮云眾賓序升注序次也廣雅釋詁序次也禮記中庸云所以序昭穆也注序次也序於說文為東西牆之名正字當作敘說文支

郃云敘次第也是也○注績功也○爾雅釋詁文何十三年經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注亦云績功也故書考典二歲考績謂考功也○注累次至爲盛○漢書韋元成傳劉歆干排議曰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按伐山戎在莊公世春秋書人見貶是伯功猶未大著閔二年齊人遷陽不爲諱功未足以穀比滅人之惡故也論語憲問篇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引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穀梁疏云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是貴正事大故馬鄭指之是鄭說同馬迺以伐楚明德及泓夷最爲盛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疏〕左氏袁作轅彼釋文亦作袁古袁轅通隸釋袁良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興虞閼父典陶正嗣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字之姓曰袁傳僖公四年爲大夫哀十一年頗作司徒元和姓纂袁媯姓邢後陳胡公滿之後朔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庚庚生季子婚婚生仲生甫七代孫莊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以王父字爲氏代爲上卿字或作轅其實一也轅頗十一代孫袁生又後漢書袁術傳術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章懷注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按國三老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立姓曰袁法言曰齊桓

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皆不从車旁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注）濱涯也順海涯而東也東夷吳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遵近海道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疏）校勘記出君既服南夷矣云唐石經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既誤能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是濤塗恐師出陳竟故為此言為辟軍道也○注濱涯至東也○詩小雅北山云率土之濱傳濱涯也國語晉語文為悉公從予於渭濱注濱涯也廣雅釋詁濱厓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濱水涯也書禹貢海濱廣斥偽孔傳濱涯也濱海猶海濱也漢書地理志作海瀕瀕卽瀕詩大雅召旻云胡不自別列女傳作胡不自濱是也說文頻水厓人所賓附○注東夷吳也○杜云東夷鄭莒徐夷也按鄭莒等東方小國皆附為桓公所奔時桓伯正盛不患不服故何氏木吳言之吳時未通上國故也○注從召至便也○舊疏云遵猶鄉也謂鄉近海之道也桓公曰諾於是

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注草棘曰沛漸洳曰澤疏玉篇陷墜入地也廣韻陷入地隤也說文之臽說文臽小阱也廣雅釋水云臽阬也經傳皆作陷矣○注草棘至曰澤○孟子滕文公云園囿汙池沛澤多趙注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後漢書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沛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芾名澤以水潤澤名通言之則沛之草即生於水者也故管子揆度云焚沛澤注水草兼處曰沛地官序官疏引集要水之所鍾曰澤棘者顧而執濤塗注時濤塗與桓公俱行疏左傳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如左傳齊侯雖許濤塗尚未出師東夷聽申侯告即止故史記齊世家云過陳陳袁濤塗許齊人之出東方覺秋齊伐陳用左氏義也按齊如僅受濤塗之詐旋即覺寤則執濤塗於師足矣何至率諸侯師伐陳桓公方行伯似不出此惟已陷沛澤實受其害故深恚濤塗并累及其國若如史記師已過陳濤塗始說其師出東夷則更無及矣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注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疏下

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
京師皆稱侯而執者也稱爵故爲伯討○注言有主宜討之○
白虎通三軍云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
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
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
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此謂誅犯王法者也
稱人而執
者非伯討也〔疏〕
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及此之屬
是也穀梁傳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
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注引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
夫主人之不敬客梁客之不敬主人哆然衆有不服之心故
春秋因而譏之按此與左傳皆以濤塗誤軍道被執穀
梁以濤塗爲不敬齊命被執共爲譏齊桓非伯討同也
此執
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
國怨〔注〕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疏〕古子
王制
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
何獨我後也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
怨曰奚爲而後已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下皆有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語爲湯事盡心下云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以爲武王事蓋當時有此誅也江
氏將尙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尙書之文

滕文公湯始征云云與梁惠王所引小異而梁惠王明解書曰滕文公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觀公羊傳荀子班固奏記則東面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繁露王道云古者東征則四國怨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則春秋雖予桓而不以罪執則譏從其質也○注此道至是皇○詩豳風破斧又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白虎通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周公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經典無西征文荀卿子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此南征之文也董逌詩攷云四國是皇齊詩作四國是匡匡正也故毛傳訓皇為匡白虎通亦言周公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揚子先知篇以昔在周公四國是皇與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對舉又或問篇政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是亦以此為黜陟時詩也魯語韋注周公時為二伯而東征則上公為元帥也

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

〔疏〕唐石經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塗作途白虎通誅伐云諸侯家國人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禮曰使大介先假道用束帛

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

正故也〔注〕故令濤塗有此言〔疏〕左傳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閒國必甚病明師

不正也通義云師有失律不便于陳者是也法言先知篇云

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戮矣夫又云老人

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不修

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斁

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注〕以已所招而反執人

古人所不爲也凡書執者惡其專執〔疏〕注以已至爲也○謂陳之不欲其反由已

自招不知自責而反執人周公所不爲也繁露仁義法云昔

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

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以我不正也又精華云春秋之聽

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

直者其論輕故逢丑父當斷而袁濤塗不宜執亦以濤塗爲

陽被執其本直也○注凡書至專執○舊疏云言雖有罪方

伯所宜討要須白天子乃可執之然則濤塗之言既惡齊

桓之執有罪又惡齊桓之專執蓋交譏之所以人之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疏〕舊疏云內之微者矣穀梁傳不言其人之及之者內卿也彼以文承齊桓執陳

袁濤塗下嫌是齊師故解之按左疏云直言及江黃

者將卑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微者及之與舊疏義合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疏〕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楚此楚已服仍致伐故據以難之

叛盟也〔注〕為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疏〕通義云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注月者至之久○校勘記出凡公出滿三時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舊疏云卽此傳公春去秋乃還而云八月公至自伐楚又襄二十八年冬公加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之屬皆是危而久之按此由春歷秋作三亦通莊五年冬公會齊侯已下伐衛至六年秋公至自伐衛兵歷四時而不月者彼注云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為危錄之明伐天子已危不須錄月也校勘記又云解云危而久之久字亦有作之字者按久作之則不通

葬許繆公〔注〕得卒葬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微國卒葬例不錄之今許得書葬故須注解也何者正以曹許雖非大國亦非微故得錄見也許大小次曹者春秋伯子男一也故相次不一許實男爵故次于曹而下五年首戴之會許在曹上者會盟之序皆

主會者爲之昭十二年傳所云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首𢧵會時桓公得意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或序許先于曹不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非信史矣𠋫左穀作移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注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忠詐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疏左氏穀梁慈作茲漢書地理志上郡龜茲應劭曰音邱慈是慈茲通也○注月者至以罪○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此書月故須注解也因見忠詐者言因是不修其師之故而爲陳之所苦患遂爲所謂詐矣拔不修其師卽上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已師不正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注据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續問以殺者問殺所稱例爾非謂晉侯不當稱國爵也疏注据鄭至申侯○卽下七年經云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注續問至爵也○舊疏云若有問曷爲直稱晉侯卽嫌時不合稱晉侯傳須云以

殺明其但在何故稱晉侯以殺耳是也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疏注甚之至親也○穀梁傳曰自晉侯斥殺惡晉侯也繁露王道云凡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白虎通誅伐篇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按晉世家獻公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知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莫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

也始已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獄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可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誰內我我自殺且十二月戊申太子自殺於新城左傳檀弓並載此事詳略互見是知太子母弟無罪見殺者如是書檀耳其殺有罪之太子母弟則不爾故公子牙卒貶夫弟也又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坐有罪下公書葬書法雖同又於葬不葬別之包氏愼言云按晉侯詭諸以九年卒不書葬注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者不得入先君之兆絕先祖之嗣故絕之於先祖也康誥曰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蓋謂此也其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弟與牙同也後漢書楊終傳春秋殺太子母弟而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與何氏養徵異○注春秋僖親也○禮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謂夫嫡而下通稱也以公子貫於先告春秋例附親疏之別殷道親親舍文從質也○注今舍在責之○傳適厶今舍閔禮謂不而言皆殺中生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下者方惡不愚寡而殺弟不與子行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注〉據微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與其子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出〈疏〉〈注〉據微至書朝○隱十一年傳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是微者不當書朝也○注連來至朝出○凡春秋書來者皆內辭故上四年屈完來盟于師亦內桓也舊疏云今此傳不云其言朝其子何而連來問之者欲問伯姬來者爲是無事而來爲是有事言來者爲是朝其子而出之而來者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云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無事而來者是也 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注〉因其與子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微無君命言朝者明非實〈疏〉〈注〉禮外至之道○禮士冠禮云冠者適東壁北面見于母又云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入見姑姊如見母又云乃易服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無見外祖禮何氏蓋以意推之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禮喪服緦麻章外孫疏云以母出外適而生故曰外孫○注故使至明也○通義云以世本校之是年杞惡公卒成公立成公蓋伯姬所生故始嗣位卽來朝於魯也未踰年之君不當行朝禮兒婦人無故不踰竟伯姬之

與俱來尤非禮也故爲內諱辭曰來朝其子使若子幼而母
率之來見者然知不然者以史記陳杞世家湣公十五年楚
惠王滅陳上推至僖五年爲武公三十二年以徐廣注所引
世本校之史記之德公則世本之惠公惠公下多一成公十
八年則依世本此年正值靖公之四年亦非未踰年君然則
此伯姬當卽莊二十五年所歸者爲靖公之母計靖公生至
此十三四年卽位後行冠禮左氏所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
而生子故也冠後與其母俱來與若如世家在武公之世則
靖公尙爲世子正左疏引沈氏所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
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杞伯不實令其與母
來魯又穀梁傳云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請侯相見
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
失文夫之道者是也杜云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
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子母而曰朝其子
則謂攝君行朝禮也孔疏云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
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子母而曰朝其子也若
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曹伯射姑杞伯姬別言來耳按如何
義則婦人旣嫁不踰竟故書朝其子殺恥以辟內女之失教
也左傳釋文云杞伯姬來絕何來歸甯朝其子猶言其子朝
○注微無至非實○校勘記出言朝者服非實云鄂本服作
明此誤疏亦云經書來朝明其非實按何氏上言據徵者不
當書朝此又云徵無君命則與穀梁義近意謂杞伯姬與子

俱來本無武公之命故不書使武公不能制其妻與子則武公與有失焉又云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焉以爲直行朝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彼言使來朝則有君命今既是微人復不言使而書來朝明非賢也義或然也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疏左氏首戴作首止按戴从𢦏得聲與止聲古音同在之部得段借也杜云首止衞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大事表云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治東南接甯陵縣境一統志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曷爲殊會王世子注據宰周公不殊別也疏○注據宰至別也卽下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丘是也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注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貴

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眾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及及也世子所以會者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疏〕注言當世父位○白虎通爵篇云韓詩內傳曰諸侯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天子諸侯世故稱世子明當世世父位也白虎通又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大夫士以下稱嫡子長子不世故也禮記郊特牲云古者康公不繼世爲世絕也○注儲君至會也○閔二年左傳說大子云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儲君副主也救衆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爲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爲尊之也何重爲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是也傳疏云使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於此而會之故言使若前侯爲世子所會矣○注自王不是也○校勘記出公上大夫之眾臣云鄂本上作士此說拔名本俱說上禮喪服云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有帶繩屨注士卿也又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舊疏云何氏引喪服者欲言三公臣有爲之斬衰世子則無是卑於三公之義○注自

諸至所施○舊疏云卽殊與不殊是也何者世子於諸侯將有君臣之義故也杜亦云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與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披其言尊之與公羊同其云桓公行伯殊貴世子謂殊爲齊桓之意非公羊義○注言及至汲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然則此言及者因會王世子之繹得見殊公汲汲於齊桓矣並舊疏文○注世子至公義○繁露王道云會王世子譏微也明桓公德衰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也德衰者上四年傳楚叛盟也注云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是也叛盟者下鄭伯逃歸不盟是也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蓋穀梁言其文公羊言其實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注據上會序疏注據上會序○卽上列序一諸侯某某會于首戴是也

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注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

侯會盟一事不舉盟者時世子不與盟〔疏〕周禮小宰職二日師掌官成以治凡
三日司掌官法以治目注治凡若月計也治目若今日計也
蓋凡者總目者散故也繁露綠辭云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
獨舉其事也言此諸侯即上會之諸侯故從省文也春秋正
辭云若葵巳先會後盟新城先伐後救溫之會先會後圍許
○注間無至諸侯○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已下于平巳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巳彼以其間無事故省諸侯今亦無事
而不省諸侯故解之○注會盟至與盟○文十四年公會宋
公陳侯已下同盟于新城彼是會盟一事舉盟爲重不先別
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明世子與會不與盟也所
以問無事必重出諸侯不則嫌王世子與盟矣穀梁傳曰無
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
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其所不信者
而加之尊者杜亦云不問無異事
復舉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注〕據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
執不知問〔疏〕注據上至知問○舊疏云亦有無據字者不可非正本通義云據陳侯逃歸不言不盟

使盟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
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疏〕通義云時鄭貳於楚齊桓不能
使之盟也鄭伯未盟先歸故統
諸侯於上特著不盟者於下陳侯既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
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非何義〇注時鄭至不盟〇鄭自
非十四年後數受楚兵上四年屈完雖服旋即叛盟勢必加
兵於鄭故有內欲與楚之事也依古不盟爲解者即桓三年
傳古者不盟結
言而退是也
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注〕据後言不盟居
會上辭〔疏〕注据後至上辭〇何意謂不盟
在下明爲居會上辭故難之
魯子曰蓋不以寡
犯衆也〔注〕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
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故云爾〔疏〕解鄭伯逃歸
之故也蓋諸
侯同欲攻鄭責其不盟故畏而逃爾〇注諸侯至云爾〇通
義云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中國故抑之加之賤稱也穀
梁云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亦此義也故彼注云專己背衆
曰逃傳例曰逃義曰逃是也孔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
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
逃師棄盟還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

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是言兩逃之意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疏）通義云以黃隗江六比之雖與盟同月不蒙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略之甚杜云弦國在弋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東三十里有軑縣故城爲弦地又河南光州光山縣西南有弦城蓋光黃本接壤也水經注江水篇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春秋楚滅弦弦子奔黃是也地理志江夏郡軑下云故弦子國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酈元曰江水又東經西陽郡南郎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爲古弦子國通典光州光山縣漢西陽縣也春秋弦國之地仙居縣本漢軑縣今縣東有弦亭據水經注通典漢之軑縣西陽皆弦子地元凱第釋弦國在軑縣東南是乃元和郡縣志所云弦國之都也紀要軑縣城在黃州府蘄水縣西北四十里故弦子國弦城在光州西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注）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溫晉里克比弒其二君（疏）注此象至二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楚遂背叛者即上八四年傳楚叛盟下六年楚人圍許是也狄伐晉滅溫即下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溫是也晉里克比弒二君即下九年晉

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强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狄滅温楚伐黃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注據滅言以歸上傳云四年反取虞知去滅變以歸言執疏注據滅言以歸○卽下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注上傳至取虞○見上二年傳○注知去至言執○以上傳明云取虞知此非滅虞則書執爲變以歸辭矣 不與滅也

曷爲不與滅滅者亾國之善辭也注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疏注言滅至善辭○論語堯曰篇興滅國彼述武王克殷事明滅國當興也滅者亾國之善辭下十九年梁亾書亾爲自亾與此之變以歸言執皆春秋所絕也 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

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亾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月者略之疏注言滅至辭也〇校勘記云鄂本勦作𢧵此本文十三年疏所引同釋文𢧵又作勦葉本釋文云又作𢧵則正文當作勦字鄂本注作勦與釋文葉本合通義云謹按再言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滅人以自亾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讒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義也〇注不但至位也〇繫露上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受晉之豐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社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又云觀乎虞公探亾知負財枉法之窮是其滅人以自亾故上二年坐虞滅人首惡序晉上此復辱其滅辭也責以死位者如莊十年書譚子奔莒此上茲子奔莒之屬是也杜云虞公貪賂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所以罪虞繁露滅國上云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亾之存亾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亾而臭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〇注晉稱至辭也〇通義云稱人以執者惡晉也按上四年傳云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明晉不以王法治之也非伯討故從執無罪辭杜云晉侯

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非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春秋之義有見於彼而略於此者于彼見一義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亾身虜行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爲可怨也叔賊殺人取財而分貨於上罪亦可免乎是其義也○注虞稱至滅也○包氏愼言云此言王者起亦絕而不殊也謂直絕其宗祀通義云虞稱公者蓋嘗爲三公拔虞之正爵不可考周時二王之後稱公正爵也天子三公亦稱公職名也虞公以官稱知爲奪正爵起其滅也從字疑衍當涉下文不從滅例而誤耳穀梁注引江熙云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辭嘗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曰公存有王爵之限没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資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亾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外而同歸生死齊稱益春秋所賤拔穀梁傳云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上之之辭也亦即奪正爵之義魏裘云昔者晉人欲亾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亾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號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注不從至略之○滅例月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

絕也若然彼譚子奔莒注云月者惡不死位與尋常小國奔殊也此不月故爲略辭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疏杜云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大事表云今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密下師古注云此即春秋僖六年圍新密者也蓋鄭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注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疏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文與此同彼注云據伐於餘丘不言圍是也下二十二年齊侯伐宋圍緡經文與此同傳云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義各有當皆惡辭也○注惡桓至附疏○毛本由誤自便誤使依宋本正繁露精華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禮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謂此說苑指武云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

不能化而後武功加焉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疏〕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注〕事遝於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疏〕注事遝至得意○非六年傳云不得意致伐已移師救許仍以伐鄭作不得意辭者下七年書齊人伐鄭明此不得意故復伐也據左傳諸侯救許楚師即還無爲不得意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注〕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

〔疏〕注至是至爵者○傳疏云決莊五年倪黎來來朝之文通義云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爲諸侯也杜注亦云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按莊五年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來能以其名通也故此稱子爲進稱爵○注時附至爵通○校勘記云鄂本罷作能按旁應讀去聲於朝天子罷而朝魯所謂朝罷朝也作能者應誤舊疏云小邾婁

子朝天子不書者例所不錄以諸侯之法五年一朝天子是常事故不書之也朝魯謂之旁朝者欲對朝王爲正朝故也按小邾婁因朝天子齊桓白天子進稱爵然不合書時旁朝魯魯爲受命王因得禮書其爵以示法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注）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疏）注据晉至稱侯○見上五年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注）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疏）孟子告子下云無專殺大夫故稱國以殺無貶辭也通義云謹案稱國者衆辭言非君得專殺之與衆棄之者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于市刑公族于甸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疏）穀梁甯毋左傳釋文毋如字又音無注同校勘記云閩本毋作母釋文甯毋音無或音某葉鈔本及唐石經作甯母穀梁釋文亦作母按甯毋音義通禮記禮運注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釋文甯本又作寗今左傳作寗公羊作甯是也說文川部甯所願

也从川寧省聲丂部寧願詞也从丂寍聲是其證杜云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一統志泥母亭在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水經注菏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左傳盟于甯母謀伐鄭也差繆略云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寧左氏作甯則陸所見公穀本無鄭世子華甯作寧與今本異趙氏坦異文箋云陸氏殆因左氏傳有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及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之語而云然然唐石經左公穀並有鄭世子華四字

曹伯般卒疏左氏穀梁般作班易屯六二乘馬班如釋文鄭本作般左傳襄十八年云有班馬之聲釋言注引作般書分器序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是音義通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無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此蓋因注

言甯毋之盟陳鄭遣世子而誤衍趙氏坦異文箋亦云此經下即云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不會盟可知公羊衍此四字杜云洮曹地大事表云僖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即此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水經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注衛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時桓公德衰常得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

疏注衛王至於上○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漢書翟方進傳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周禮內司服注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疏云以其天子中士已上於經見名氏天子下士名氏不見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序在諸侯之上是尊王命○注時桓至自助○甯毋之盟見上七年彼云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是陳鄭者遣世子也衛侯許男等皆不至是常會者不至也桓公假王人之重與上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戴同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注以不序也疏繁露觀德云洮之會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穀梁亦云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注言乞鄭不自來適義云處其所者居其國而不自來也與許也使請見許盟于齊也○注以不序也○謂洮之會不序鄭也是知公羊亦無鄭世子華矣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注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譏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盟不爲大惡者古者不盟也疏注酌挹也○穀梁傳亦曰蓋汋之也注汋血而與之適義云周官邦汋先鄭司農曰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猶言採之也鄭屬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爲乞盟以採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曰邦汋鄭司農注國汋者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汋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

注酌猶取也詩酌序釋文酌本作汋故穀梁亦作汋莊子田子方篇夫水之可汋也釋文引李注汋取也醴記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注酌取氏以為取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歃皆挹取之義故何氏訓酌為挹孔氏孫氏說非何義○注時鄭至者也○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來牲載書而不歃血注但加載書不復歃血用醴司盟職爭盟載之法謂盟時為書後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二十六年伊戾訴太子拜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二於楚又體中國出遺使挹血為盟故春秋坎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月癸臣之會陳牲而不殺注所謂無歃血之盟是也彼疏云八年訛會云汋血與鄭伯者彼兵車之會故也以彼莊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故傷如此解也范注又引鄭君云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殺○注不鉄不來也○鄭伯使人來盟宜書鄭伯使某乞盟如襄三年陳侯使衰倚如會矣欲深聊鄭伯之即勇背中國故特鄭伯若自乞盟也○注不盟至盟也○古者不盟桓三年傳文傳疏云知非大惡者正以鄭伯不敗不絶故也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伉之敗胥書名矣是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疏禮記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注云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正義云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依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而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義或然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注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疏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注以致至禮也○以經書致用在廟下不宜已見也通義云禘夏祭名時祭當以夏正首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始爭特用禘禮使見於廟故譏其不宜用不宜致禮器曰不善嘉事鄭司農以爲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乃取此經說之解詁箋云夫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春秋因假以見王義故曰舍晉何適非以為內小惡不諱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祭非審諦昭穆也商頌長發備矣○注禮夫至譏之○禮昏禮述士禮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云婦人三月然後祭行然則新婦三月行廟見禮所謂特祭也於後值時祭則助祭所謂祭行也故彼注云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褚氏琮曰通典錄云助祭自兼嫡婦庶婦言賈疏惟指嫡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嫡婦以廟見奠菜祭禰儀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推之諸侯夫人理亦宜然此夫人未特行廟見遇有禘祭因而致之故為譏者頗勞不敬謹也○注不月至禮明○毛本失禮誤夫禮舊疏云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此亦失禮而不書日故加用在廟下失禮已明不勞舉日也通義云宗廟例日不日者不主為祭事譏故從夫人至例本不日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注〕據夫人姜氏入不貶〔疏〕注據夫至不貶○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譏以妾為妻也〔注〕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疏〕注以逆不書○舊疏云欲道傳家知以妾為妻者正以初逆不

書與桓莊之將夫人文異故也是也○注入廟至嫡也○宣元年逆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婦者有姑之辭成風在故宜稱婦姜氏今不然故知來臭舊疏云入廟當日稱婦今而稱夫人明其有異嫡之心欲得爲夫人是以稱之曰夫人見其當有篡嫡之罪矣猶如桓宣篡弑得即位是以春秋亦如其意書其即位明其本意耳○注妾之至君同○釋名釋親云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禮喪服不杖期章妾爲女君賈疏云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謂次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也敖繼公儀禮集說云此服期與臣爲小君之義相類是也妻與夫敵體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妾以夫爲君即以嫡妻爲女君是與臣事君同也繁露王道云立夫人以嫡不以妾爲妻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妾之篡嫡欲得爲夫人春秋書之曰夫人猶如臣子篡君欲得即位而春秋亦書即位之義矣

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

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

疏繁露七十云姜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也○注傳公
至為媵○舊疏云春秋說文通義云謹案齊女聖姜也楚
女頃熊也禮同娣相媵與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媵邾
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未世之事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
為楚媵矣按同姓相媵本左氏家言未可為條解訪蔓云傳
以夫人為聖姜殺梁以為成風皆立姜之詞非禮也詩曰魯
侯燕熹令娶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行既多受祉婁舉姜
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戕也皆微辭春秋之制諸侯
世子誓于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即位逆女
夫人備左右媵姪娣為聖姜盡僖公未即位時取於齊者稽
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為存疑詞按如
劉說僖公庶子宜與大夫同不外取烏得求即位時即取於
齊欲逆傳義無齊據焉○注齊先至言致○成九年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往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
禰父母致大夫操禮而致之故言致為從父母辭也○注使不
書至書也○校勘記云元年疏引作胥魯使立也此脫使字
僖疏云皆欲道若記女求至而己胥得之時可以焉其至令
先致其女乃後胥得為夫人其初至之時乃為勝姜是以不
得書其至矣按齊先致女後胥立故齊女不得以夫人至其
楚女求至而隊廢故又不得書楚女至也左氏以為祧而致
哀姜按哀姜注於二叔比弑二君為齊桓所誅傳公無綠復
致為夫人殺梁以為成風注云立之以為夫人然子無立母

之義何因以□問卽位除喪時卽宜爲立何至此始因稱而致與爲先致其女齊侯使立宜亦春秋說文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惡王也疏包氏愼言云經書十二月丁未天王崩月之十一日按是月己丑朔當十九日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八終

子汝茗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